

二战后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变革特点分析

茹秀英

(首都体育学院 理论学科部体育社会学与经济学教研室,北京 100088)

摘 要:对二战后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变革的特点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布伦戴奇时期,奥林匹克“三大支柱”组织体系出现了分裂,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出现了冲突与矛盾,打破了原有的关系机制。萨马兰奇时期,与布伦戴奇时期截然相反:首先,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内部,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形成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合作体系,重新巩固了奥林匹克的三大支柱的组织体系。其次,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外的国际体育舞台上,国际奥委会还与其他一些与奥林匹克运动关系十分密切的国际体育组织建立联系。最后,在国际社会的大舞台上,国际奥委会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能真正地融入国际社会,分别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都建立了联系。

关 键 词: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布伦戴奇;萨马兰奇

中图分类号:G811.2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06)01-0019-03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of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fter World War II

RU Xiu-yi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of Sport Sociology and Economy, Capital Institute of Physical Education,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described and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of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fter World War II. During the period of Avery Brundage presidency, disintegration occurred to the “three major supporting”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s; the original mechanism was broken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and International Single Event Sports Unions (ISESU) &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s (NOC); conflicts and contradictions occurred. On the absolutely contrary to the period of Avery Brundage presidency, during the period of Samarach presidency, firstly, within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s, a close and effective cooperative system was established between IOC and ISESU & NOCs, which re-strengthened the three major supporting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s; secondly, as for international sports sources beyond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s, IOC also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s with some international sports organizations that were not very closely related to Olympic movement; lastl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IOC established relationships respectively with governmental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non 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an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order to let Olympic movement truly blend i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

Key words: Olympic; organizational system; Avery Brundage; Samarach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关系由无到有大约经历了30多年的时间,形成了奥林匹克运动完整的组织体系,即奥林匹克“三大支柱”组织体系。在该体系中,国际奥委会拥有领导权和决策权,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负责奥运会的技术工作,国家奥委会负责组织运动员。但二战后,随着国际社会和国际体育的巨变,奥林匹克的组织体系也发生了重大变革,尤其在布伦戴奇和萨马兰奇两位主席任职期间变革更为突出。因此,探讨二战后奥林匹克运动组织体系的变革,从另一侧面透视奥林匹克运动的运行机理,有利于了解奥林匹克运动,推动奥林匹克的发展。

1 布伦戴奇时期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变革的特点

布伦戴奇时期,奥林匹克“三大支柱”组织体系出现了分裂,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加剧。

(1) 国家奥委会与国际奥委会的矛盾。

二战后,很多新兴独立的国家相继成立,加入国际奥委会,使得国家奥委会的数量显著增加,因此,他们一方面要求在国际奥委会中拥有更多的代表席位,另一方面要求拥有更大发言权。例如在1963年巴登会议上,阿富汗的法鲁克·斯拉吉抱怨亚洲的代表太少。数目不断增加的非洲国家奥委会也提出相似的要求。面对来自国家奥委会与日俱增的要

求和压力,国际奥委会也采取了一些改善的措施。例如:1966年,国际奥委会成立了一个特别部门,负责处理与国家奥委会的关系。并由6名国际奥委会成员成立了一个下属委员会,负责改善与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关系。此外,由在国际奥委会中没有委员的国家奥委会选举成立一个顾问委员会^[1]。再如在1967年德黑兰举行的国际奥委会全会期间,国际奥委会做出的3项决定:成立负责国家奥委会事务的专门委员会;建立咨询委员会;更加频繁地举行会议来加强国际奥委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关系。但这些举措并没能真正满足国家奥委会的要求,二者矛盾继续激化。1967年9月30日和10月1日国际奥委会在墨西哥召开了第三次国家奥委会会议,成立了国家奥委会常驻代表大会(the Permanent General Assembly of 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该组织决定每年在国际奥委会和国家奥委会联席会议之前召开会议^[2]。1969年10月21~22日,国家奥委会常设代表大会在杜布罗夫尼举行,当时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127个国家中有63个国家奥委会出席。在其后举行的联席会议上,安德里安诺夫建议国际奥委会承认国家奥委会常设代表大会,但没有得到国际奥委会的同意,这就引起了二者之间更加强烈的分歧,其团结局面被打破。

(2)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与国际奥委会的矛盾。

由于受国际奥委会委员自我遴选制度的限制,尽管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之间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代表无法进入国际奥委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要求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与国家奥委会一样,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也感到必须团结起来保护他们的共同利益。1967年成立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代表大会(the General Assembly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GAIF)),强烈要求参与奥林匹克运动的领导工作^[3]。国际奥委会对此也持反对意见,因为他们希望一对一地与单项联合会进行接触,所以这两者的关系也出现了分裂。

当时国际奥委会是非常保守和封闭的,没有意识到团结其他两种组织的重要性,同时这种保守和封闭也违背了组织变革的规律。二战后,随着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各自组织规模不断扩大、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国际奥委会应适时对原有的机制进行变革,但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提出实质性的变革举措:第一,没能让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中分享更多的权力和经济利益;第二,没有承认各自成立的联合代表大会,从而造成了奥林匹克组织体系的分裂。

从组织发展的机理来看,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

委会各自的联合代表大会的成立,标志着各自组织的进一步成熟,同时也标志着国际体育组织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因为这些组织的成立标志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各自松散的状态出现了整合的趋势,该机构的出现为它们各自进行协商和议事提供了一个最佳的场所。同时,从长远的角度看,随着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数目的不断增加,国际奥委会与各个处在松散状态的组织进行议事一是困难性越来越大,二是达不到预期的效果。但如果国际奥委会与它们各自建立的总会建立联系,形成合作关系,这样会提高整个奥林匹克组织体系的运行效率。但当时的国际奥委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没有应时改革,从而导致了自身核心地位的下降,与其他两种组织关系的决裂。

2 萨马兰奇时期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变革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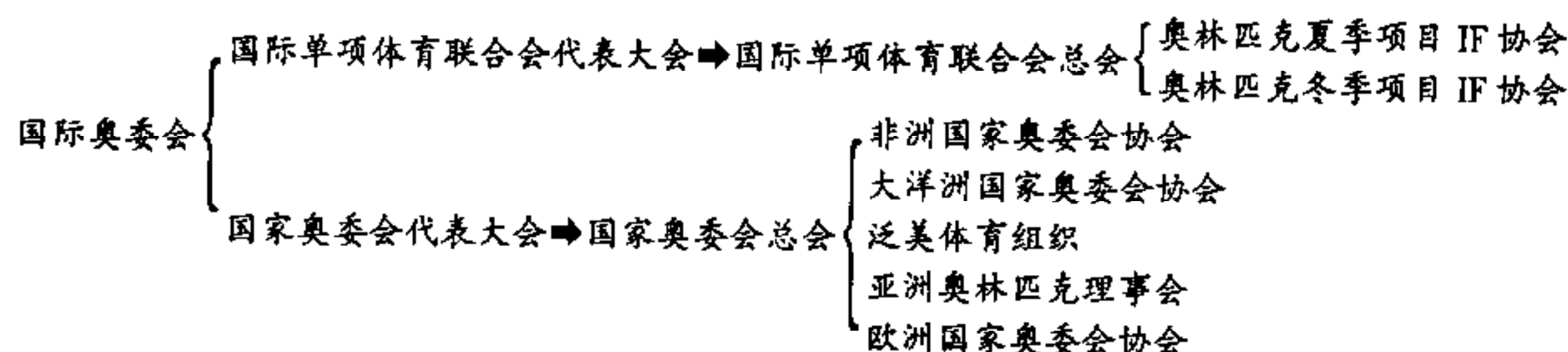
与布伦戴奇时期截然相反,以萨马兰奇为核心的国际奥委会,审时度势,深刻意识到了三大支柱之间团结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是发展奥林匹克运动关键的、必不可少的合作伙伴,并一再强调,保证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内部团结是奥林匹克运动成败的关键。

(1)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内部,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形成了一个紧密、有效的合作体系,重新巩固了奥林匹克的三大支柱的组织体系。

第一,为了缓和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矛盾,国际奥委会加强了同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联系。在诸如奥运项目、体育场建设、兴奋剂检测和奥林匹克宪章修改等问题上征求它们的意见,并先后承认了很多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承认了夏季奥运会项目国际体育单项联合会总会和冬季项目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总会。为了赋予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更多的权力,1992年国际奥委会通过了一项新规定:“国际奥委会主席有权根据需要,自己选择两名委员,任何人无权否定。萨马兰奇随即将夏季奥林匹克项目国际联合会总会主席、国际田联主席内比奥罗和国际冰联主席波尔森吸收为国际奥委会委员,使30个管辖奥林匹克项目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变得融洽。”^[4]

第二,国际奥委会也采取了一系列改善与国家奥委会之间关系的措施。萨马兰奇赞成国际奥委会同各国奥委会领导人成立的联合会进行合作。先后承认了国家奥委会总会和一些地区奥委会协会,还定期举行与各国奥委会之间的会议。这样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的三大支柱就构成了特有的三角结构的直线型的组织关系(见表1)。

表1 奥林匹克组织体系



从表面上来看是国际奥委会做出了让步,但实质上是国际奥委会进一步加强了自身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作用。因为奥林匹克组织体系不再是以前的松散的结构,而是形成了直线式的等级管理结构,这无形提高了整个组织体系的工作效率,所以,通过承认这些组织,国际奥委会的权力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更集中了其整体的领导能力。因此,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内部分裂的局面被打破,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团结局面。这也说明,通过国际奥委会的适时变革,它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国家奥委会之间又建立起了新的能使双方较满意的机制。

(2)在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外的国际体育舞台上,国际奥委会还与其他一些和奥林匹克运动关系不十分密切的国际体育组织建立联系。

此阶段新建立的国际体育组织与日俱增,如果不与它们建立联系,奥林匹克运动就会脱离国际体育。另一方面,由于国际奥委会领导的奥林匹克运动具有世界性的影响,因此很多新成立的国际体育组织也不断提出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要求:首先,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是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所管辖的运动项目进入奥运会的第一步;其次,得到国际奥委会的承认,各联合会所管辖的运动项目可进入国际奥委会资助的洲或地区运动会;再次,对于一些小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来说,通过接近国际奥委会和奥运会,可以提高它们的知名度,改善它们在赞助者眼中的地位;最后,在很多国家,某种运动被国际奥委会承认是一种水平的标志,政府在分配对体育组织的津贴时往往会予以考虑。由此国际奥委会通过给予它们临时承认和正式承认确保了自己在国际体育舞台上的主导作用,保证了自己的自治权。

(3)在国际社会的大舞台上,国际奥委会为了使奥林匹克运动能真正地融入国际社会,分别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跨国公司都建立了联系。

第一,通过积极与政府间国际组织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联系,使奥林匹克运动的活动内容得到了进一步的拓展,不再仅仅局限于体育运动,而是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了社会性、教育性的活动。国际奥委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防止政治当局干涉体育界,但是它不可能完全独立于国际政治而行事。事实上,为了保证奥林匹克运动的自治,也需要国际奥委会同各个国家、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加强协作。因此,国际奥委会既积极谋求与世界上最有影响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体系建立联系,同时还与国际红十字会组织等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从1981年起,国际奥委会曾数次试图将奥林匹克运动纳入联合国大会的议程。1993年11月25日联大第48届全会通过了国际奥委会提出的奥运会期间实行“奥林匹克休战”和1994年为“国际体育与奥林匹克理想年”两项决议。1995年联合国

161个成员国再次号召在次年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遵守“奥林匹克休战”。由于国际奥委会与联合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方面有完全一致的目标,并在教育、卫生、援助和环境保护等领域中的合作日益密切。国际奥委会与若干联合国分支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开发计划署(UNDP)、粮农组织(FAO)、国际劳工组织(ILO)和儿童基金会(UNCF)签订了合作协议,并且还与国际红十字会(ICRC)、世界卫生组织(WHO)和欧洲理事会(CE)等国际组织建立了联系^[5]。

第二,为了解决奥林匹克运动的经济危机,国家奥委会通过市场营销策略,与世界上享有盛誉的一些跨国公司合作,使其成为了奥林匹克的合作伙伴,实施TOP计划,从而解决了奥林匹克运动的财政状况。这样国际奥委会就为自己编织了一个庞大的关系网络。

3 结论

二战后,奥林匹克组织体系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布伦戴奇时期,国际奥委会与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冲突与矛盾,导致“三大支柱”组织体系的分裂。其原因是二战后,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力量的不断强大,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他们要求在奥林匹克运动中发挥更大作用,分享更多的利益,但国际奥委会坚持以往的封闭和保守,没有进行适时变革,从而导致矛盾的出现,最终导致奥林匹克组织体系的分裂。萨马兰奇期间,国际奥委会认识到了团结的重要性,认识到了没有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和国家奥委会的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将无法运行,改变了国际奥委会封闭保守的状况,本着开放、与时俱进的原则,恢复并巩固了奥林匹克组织体系“三大支柱”团结局面,同时又与国际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以及跨国公司进行联系,扩大了奥林匹克运动的世界影响,巩固了奥林匹克运动的核心地位。

参考文献:

- [1] Minutes EB Meeting, with the delegates of NOCs[R]. Tehran, 1967, May 3rd, p. 4.
- [2] Minutes EB Meeting, with the delegates of NOCs[R]. Mexico City, 1968, October 3rd to 5th, p. 8.
- [3] Minutes EB Meeting[R]. Paris, 1967, July 9th and 10th, 2.
- [4] 刘修武. 奥运百年风云[M]. 北京: 奥林匹克出版社, 1994: 33.
- [5] 任海. 奥林匹克百科全书[M].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00: 21-79.

[编辑:李寿荣]